

伊比利亞半島詩鈔

犁 青*



葡萄牙海岸 張志成攝

* 犁青，香港詩人，國際華文詩人筆會主席，《詩世界》社主席，香港作家出版社社長。

馳騁在馬德里至桑坦德的公路上

風兒呼嘯着馳騁在公路上
 汽車呼嘯着馳騁在公路上
 炎陽洗浴着赤裸的紅土層
 赤褐色的丘陵綿延 一片綿延一片
 橄欖林乾渴枯萎
 葡萄園乾渴凋落……

一頭黑色公牛默默地站在紅土層上⁽¹⁾
 一簇雲彩靜靜地懸掛在空中

風兒呼嘯着馳騁在公路上
 汽車呼嘯着馳騁在公路上
 烈風洗刷着千刀蝕割的灰崖
 赤裸裸的崖牆延伸 一段延伸一段
 橘林披上了灰衣
 民房的臉容暗澹

一頭黑色公牛默默地站在紅土層上
 一簇雲彩靜靜地懸掛在空中

風兒呼嘯着馳騁在公路上
 汽車呼嘯着越過了黑色公牛的身旁
 黑色公牛消失了 隱沒了
 一座汽油亭和餐廳出現在公路旁
 風兒呼嘯着拍打餐廳的窗門
 汽車呼嘯着拍打油亭的蒼茫

還能見到站在遠方的黑色公牛麼
 還能見到家鄉親人迷迷糊糊的身影麼

(1998年4月30日寫於里斯本旅次)

里斯本的陽光⁽²⁾

里斯本的陽光像金絲貓一樣
梳理着金黃色的柔綿綿光亮

它從昏昏然的白天延伸到夜晚
它在黑暗中睜開了慵倦的眼睛

汽車爬上了石條鋪排的狹窄巷道
燈光點燃着這間那間餐廳的小門

杯子交互碰擊 刀叉盤碟相吻
絲絲炊煙 裊繞着熱情和溫馨

吉他手彈奏吉普賽女郎的流浪
民歌手高唱嘹亮迴腸的歌聲

響起了一曲曲佛蘭明哥的踢踢踏踏
小臺上 餐桌旁 扭動着一對對
聳聳手 扭扭腰的愛情……

一位遠方來的中國詩人醉態畢露
他用一根牙狀管子穿進葡萄酒的晶瑩
吮吸着葡萄牙人微熱的體溫

(1998年4月30日寫於里斯本旅次)



大耶穌像巨塑（里斯本對岸） 張志成攝

博爾赫斯故居的探戈

在 Murcia 詩會時，我想起去年在博爾赫斯故居時的詩歌朗誦會盛況……

清清的 輕輕的風兒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吹蕩
博爾赫斯微合着眼眸
聆聽我的心靈抒唱

兩顆心熱烈地跳動
兩顆頭激烈地震蕩
你嚮往遙遠的東方
我追尋繆斯的欽仰
我們射出堅定的目光
挺起堅硬的頸項
你左顧 我右盼
你指着這裡 我盯住前方

你伸出熾熱的手
我迅速把它握緊
你聳動着肩膀
我柔柔地靠上
我們胸脯平行 乳頭對峙
拖曳着相隨的身影
我們心神相通 一瞥一瞬
閃爍着默契的靈光

你的腰肢急急擺動
我的胸脯扭轉跟上
你的腳跟左右踢躡
我的腳尖上下伸探
腳啊打着旗語 發出電波 殷殷邀約
我一腳躍起坐在你的腿上
我們的雙眸剎時凝住半晌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清新詩語靜靜停息
掌聲緊隨着詩語雷響

(1998年7月14夜憶寫於香港)

莫爾西亞的嘉年華會

贈 “Ardeñisima '98” 詩會主席詩人 Jose Maria Alvarez (寫於 1999 年 6 月 25 日)

聲音
匯集成
嘩嘩響的
七彩的長河

花燈
吹拂着
瑰麗璀璨
湛藍的星空

雲彩
擰出了
一灣海水
歡樂的笑聲

繆斯
幻化為
春意蕩漾
裸體的馬哈⁽³⁾

吉他
誘惑出
青春旋律
弗拉明哥舞

騎士
刺傷了
長手臂的
風車的頭髮

紅旗
是一束
斑斑點點
雄牛的血漬

桅帆
奔騰於
怒濤駭浪
哥倫布大海

投槍
穿透進
紅印第安
死亡的文明

殺戮
兌換成
黃金閃爍
菲立帝石棺

一代
弗朗哥
寂然他去
深山的陵園

綠啊
洛爾卡
綠色的風
綠色的枝桠⁽⁴⁾

帕斯
遠遊了
一卷詩聲
消逝於天涯

火焰
大鬍子⁽⁵⁾
詩在燃燒
Alvarez- Ardeñisima

訪塞萬提斯先生

我住宿在 Leon 10, Hostal Fernandez 與塞萬提斯故居為鄰。

我拿着中國香港詩人的名片
我拿着新出版的西班牙語詩集《咫尺西天》
幸運的神光籠罩着我
我就將去和久仰的塞萬提斯大師聊天

我前往敲門 未有回應
我大聲呼喚 “塞萬提斯先生”

有位騎着瘦馬的騎士掄動長棒直衝出來
迎面而來的是一挑一擊一刺
我急急忙忙左閃右躲上翻下伏
“我不是長臂（風車）巨人 勇敢的騎士”
我一身汗水一懷心悸匆匆回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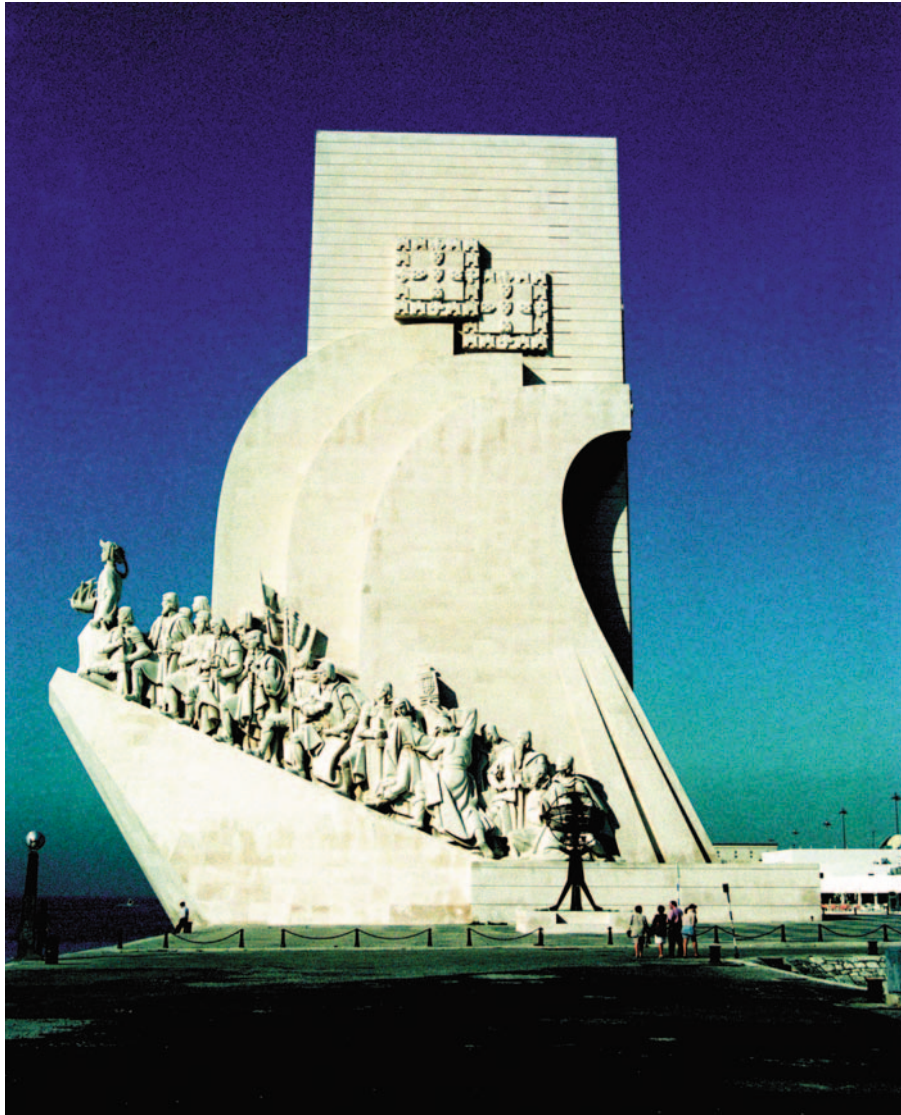
我商請金庸先生借出他的心愛⁽⁶⁾
大名鼎鼎的韋小寶陪我二訪塞萬提斯先生

扶門而來的老翁淚水涕零
他痴心苦戀的杜爾西亞小姐美艷絕倫
他央求桑丘·潘沙捎帶一紙情書和情話⁽⁷⁾
“我是東方的情聖韋小寶 多情的騎士”
我們啼笑皆非告別了唐·吉訶德先生

我三次前訪 敲門聲聲
“我不是找唐·吉訶德 塞萬提斯先生”

（塞萬提斯的門鈴未有響聲
英勇多情騎士文學大師已於1616年逝去
塞萬提斯故居的門環沒有灰塵……）

（1999年6月6日憶記於香港）



葡萄牙地理大發現紀念碑 張志成攝

發現紀念碑⁽⁸⁾

在葡萄牙太加斯河畔有一帆船形的紀念碑，形如航海家開帆時威風凜凜的英姿，是為1960年紀念航海王子恩立克（Henrique）逝世500週年而建的。其下的“發現”圖標誌着葡萄牙人也“發現”了澳門。

一艘瘀傷處處的帆船
 穿透激浪和暗礁
 看到一座鬱鬱蔥蔥的島嶼
 菓實低垂 花卉嬌美 漁歌鶯語

——我看到了！他神采飛揚
 這是我發現的土地和財寶！

一隊瘦骨片片的桅帆
 切越漩渦和怒濤
 聞到一幅燒烤噴香的草地
 肉桂芬芳 清風飄香 笙歌繚繞

——我發現了！他插上的旗幟飄颻
 這是我獻給國君和王后的辛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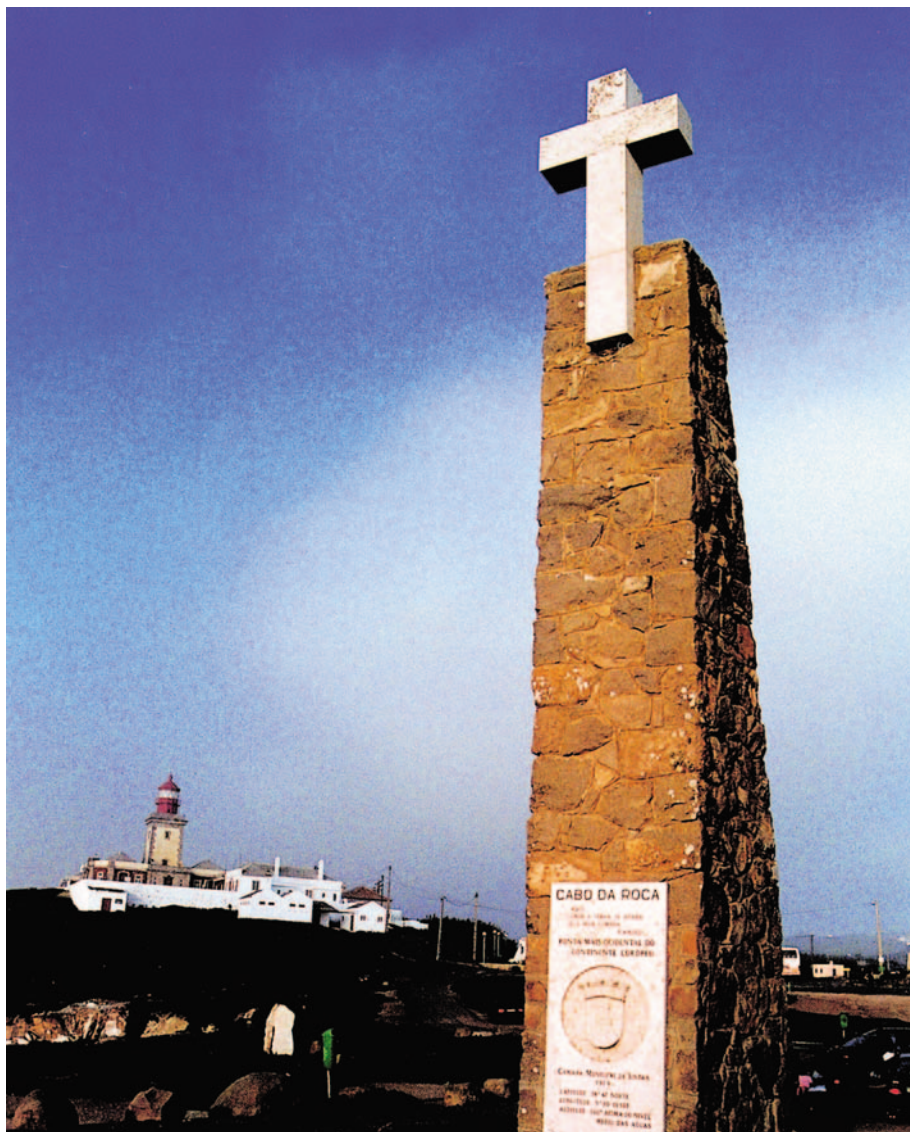
一群銹跡斑斑的炮艇
 搏擊排空的雷轟電閃
 發現一窩溫暖牢靠的巢堡
 胡椒香料 象牙鸚鵡 奴隸黃金

——我佔領了！他坐在暖窩上微笑
 這是我王英明的聖地和殿堂！

在這兒 在遠方
 他發現了一片熱烘烘的土地
 他征服了一片滾燙燙的土地
 他佔領了一片綠油油的土地

——飄揚吧，我的旗幟！
 地球上到處都有我們的“發現”
 天涯海角都有我們歡笑的語言！

（1999年6月5日凌晨）



矗立在歐洲大陸最西端高崖上的十字架，刻着葡國偉大詩人賈梅士的詩句：“大地盡頭，海之開端。”張志成攝

致路易斯·德·卡蒙斯

洛卡岬（Cabo da Roca），葡萄牙最西之海岬，也是歐亞大陸最西端。此處立有燈塔和紀念碑，碑石上刻着葡國大詩人卡蒙斯（Luis Vaz de Camões 1524-1580）的詩句：“陸地至此終盡，大海從此開端。”卡蒙斯於1556-1558年流放澳門，他在澳門白鴿巢公園的石窟居處寫下了葡萄牙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或譯《葡國魂》）。

我認識您在東方的一個半島，卡蒙斯⁽⁹⁾
 您棲宿在霉氣濕氣重重的白鴿巢公園石窟裡
 您忍受了流放地的冷寞和淒涼
 您掛着一臉疲憊和期待的神情

伊比利亞半島的土地赤褐焦黃
 葡萄園和橄欖林喂不飽王公貴族發腫的肥腸
 王公和將軍掠奪摩爾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財富
 陸地至此終盡，大海從此開端！

大帆船、三桅帆從海岬出發
 愛神維納斯和戰神瑪爾特擂鼓助戰
 海神妒嫉騷擾，酒神瘋狂抗爭⁽¹⁰⁾
 愛神幫助盧濟塔尼亞戰勝海上的敵人

卡蒙斯，您一手拿筆一手提劍
 您睜開一隻在摩洛哥戰役剩下的眼睛
 您在里斯本街上刺傷官員受到懲罰
 開始了被驅逐、流放的旅程

您走過1487年迪亞士環繞南非洲的好望角
 您走過1497年達·伽馬到達的印度商埠加爾各答
 您走過1510年阿豐索攻佔的殖民地大本營果阿
 您走過南中國的大門馬六甲直達中國的漁島澳門

啊！卡蒙斯，您在霉氣濕氣重重的白鴿巢石窟裡
 您寫出了情志高昂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您說：“艱難和危難的事業已成過去！”
 巴西也成為葡萄牙海外另一個蔗甜流芳的家園

“西半球新發現的土地歸屬西班牙
 東半球的發現盡屬葡萄牙”⁽¹¹⁾
 伊比利亞半島王爺的手戲耍着地球
 “繆斯請不要老調重彈，更偉大的詩篇已經出現！”

“我是最偉大的人，把世界踩在腳下！”⁽¹²⁾
 “我是權杖、王冠和王位，能使大地和海洋顫抖！”
 “我的威名遠播，家喻戶曉！”
 “我就是葡萄牙，我比整個世界都大！”

啊！卡蒙斯
 您的獨眼看望着這個“巨大的地球機器”
 “世界是一個大水晶球
 鑲嵌着圍繞地球轉動的各種星星”

航海者的三桅船放射出紅光和炮響
 大海的生還者受到鮮花和美女歡迎
 當船隊軍官炮擊東方城池的時候
 國王、貴族和銀行家忙着瓜分財富

啊！卡蒙斯
 您責問：“財富和權力為甚麼不屬於最有智慧、道德的人？”
 （而盡是屬於那些偷竊、屠殺、見女人就佔有的人！）
 您感嘆：“國君，您盡是留戀‘虛妄的貪婪’和永無止境的奢華！”

卡蒙斯從白鴿巢攜帶厚重的詩集回去里斯本
 暴戾的風浪把三桅船打沉到湄公河心
 受盡折磨的卡蒙斯投入河中泅泳
 搶回了它那本受盡折磨的心血結晶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成為萬人傳頌的“葡國魂”
 卡蒙斯借喻自身也贊嘆他人⁽¹³⁾
 “我哭泣時，卻又放聲大笑
 我身燃烈火，卻又冷得哆嗦……”

卡蒙斯的晚年仍然貧困潦倒
 史詩的報酬不足維持他的生存
 他依賴一位爪哇僕人沿街乞食
 最後閉上了剩下的那隻右眼

卡蒙斯啊！您無法再觀賞世界這個大水晶球
 葡萄牙的無敵艦隊已被英、荷、法、美打個粉碎
 四百五十年的史冊隨風飛散
 您居住過的東方島嶼澳門也已面目全非

卡蒙斯啊！我再來白鴿巢公園石窟前瞻望您的倩影
 華人和葡裔成群在公園裡漫步談心
 葡萄牙的國旗將在20世紀末徐徐降落
 而您，您的“葡國魂”仍將留在白鴿巢公園的石窟裡

（1999年6月29日未定稿初擬於香港）

從卡蒙斯詩歌談起（代跋）

一

澳門受葡萄牙管治了四百多年，直至 1979 年中葡建交，葡方才正式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才正式回歸中國。

錢其琛說：“澳門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葡萄牙的傳統文化、更有澳門本身的文化。”⁽¹⁴⁾

二

塞萬提斯稱贊卡蒙斯為“葡萄牙的珍寶”。

卡蒙斯是葡萄牙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詩人，他把地理大發現搬入他的詩歌。

卡蒙斯寫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描繪了西歐海外殖民史初期葡萄牙人意氣風發的歷史、地理背景。詩中寫道：

古代的英雄和詩人已成往事

更崇高的英雄業績已經呈現。⁽¹⁵⁾

卡蒙斯的詩句如今已雕刻於里斯本羅卡岬燈塔區的碑石上：“陸地從此終止，大海從此開始！”這是一部長達 9,000 行的意境宏偉氣吞山河的史詩。卡蒙斯沿着達·伽馬遠航印度的足



騎士與教堂 張志成攝

跡，以對塔古斯河中仙女的祈求和對國王塞巴斯蒂安的獻辭開篇：

威武的船隊，強悍的勇士，
駛離盧濟塔尼亞西部海岸，
越過自古茫無人跡的海洋，
甚至跨越塔普羅瓦那海角，
經歷千難萬險、無窮戰爭，
超出人力所能承受的極限，
在那荒僻遙遠的異域之邦，
將燦爛輝煌的新帝國拓建。

作者以其遠航印度、直抵澳門積十餘年的現實生活基礎，對海上的景色、風暴和水手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與大自然的鬥爭，採用了寫實的筆法；而對於非洲、印度各國社會情況的描述，則又出於詩人自己個人的想象。他採取史詩的寫法，又參照、切入、摹倣希臘羅馬的古典神話，寫下了天上諸神對人間生活的強力干預。如愛神維納斯和戰神瑪爾斯幫助盧濟塔尼亞人，海神尼普頓則阻撓和妒忌。結果船隊在莫桑比克遭到蒙巴薩人的襲擊，後脫險來梅德林，受到國王的款待。達·伽馬向國王講述了盧濟塔尼亞人的由來、葡萄牙建國的歷史、葡國歷來的重大事件以及歷數英雄人物的功績。作者在第四章第三十八節寫着：

勇士們看吧，我就在這裡，
你們的國王，親密的戰友！
我衝鋒陷陣，做你們榜樣，
要做當之無愧的葡萄牙人！
英勇的騎士，這樣呼喊著，
在敵人刀叢槍林中衝殺著，
將他的長矛四次揮向敵群，
每一擊都使無數敵兵倒地。

之後，由於海神、風神對航海者掀起震天風暴，作者在第六章第七十六節這樣描述：

憤怒的尼普頓鼓起了波濤，
一會兒把海船拋向了雲霄，
一會兒把海船摔下地獄底，
窮凶極惡的風神玻琉阿斯，
諾托斯、奧斯托、阿基羅，
直要把整個世界機器摧毀，
漆黑一團醜惡的夜色之中，
道道閃電燃燒着整座天宇。

盧濟塔尼亞人在驚濤駭浪中幾經曲折艱苦鬥爭才在維納斯神助之下回到里斯本。史詩傾注了卡蒙斯對葡萄牙祖國、國王及英雄們的熱愛，表達了詩人對那些腐化墮落的王公貴族的譴責，也刻劃了那些偽君子的嘴臉。如史詩第四章第九十五節寫道：

榮耀的權力，荒誕的貪慾啊，
我們誤把這種狂妄當成名氣！
而蠱惑人心的追求激發起了
狂熱的野心，就是所謂榮譽！
對那盲目崇拜你的空虛心靈，
要施以無情的報復與打擊！
除了死亡危險和痛苦的折磨，
你還要導演甚麼殘酷的悲劇？

又如第八章第九十九節寫道：

黃金可以巧妙地曲解文章，
黃金可以把法律玩於股掌，
黃金可以讓人們賭誓扯謊，
黃金可以使仁政變為暴政，
黃金甚至能令那些獻身於
上帝的神父也千百次墮落。

這真正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卻一個個仍然是正人君子！

由於神話的介入和運用，以及用與現實的轉換等表現手法，增加了這部史詩的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

三

卡蒙斯是一個善良的愛國詩人。

他於 1524 年出生於里斯本。父為船長，死於印度的果阿。他由母親撫養成人，曾進大學讀書。1543 年他回里斯本，出入宮廷，任家庭教師，寫了許多抒情詩和牧歌。1549 年，卡蒙斯因與王妃戀愛，被逐出里斯本，後到北非摩洛哥軍中服役，在一次戰鬥中失去右眼。1552 年因幫助朋友而刺傷官員被捕入獄，翌年獲釋，赴印度葡軍中服役。他在印度開始了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寫作，卻因寫諷刺葡國貴族的詩被總督驅逐出果阿。後被派往澳門，其間他曾去馬六甲、莫桑比克等地。

在葡萄牙海外殖民開拓的上昇時期，那也是葡國強行於澳門管治和開拓亞洲之印度果阿—馬六甲—日本—中國商貿的鼎盛時期。卡蒙斯在印度及澳門白鴿巢石窟寫下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他在澳門白鴿巢石窟中寫作時，過着清貧而潔淨的生活。1558 年，他從澳門返回印度果阿，途中在湄公河遇溺，該史詩手稿倖得從河中搶救回來。據說他依靠一位馬六甲的華人朋友幫助得以活命。他在史詩第十章第一二八節寫道：

這片靜謐而安祥的大地啊，
將把浸濕的詩篇擁入懷抱，
詩人遭受不幸的悲慘海難，
僥倖從淺灘的颶風中逃命，
忍饑挨餓度過巨大的危險，
發生這一切都是因為——

他被不公平的命運所注定，
榮獲美好詩名，遭受一切不幸。

1569 年，卡蒙斯返回葡萄牙。該書在 1572 年出版，被譽為“葡國魂”，但祇得到國王賞賜的僅能維持三年生計的獎金。他對國王——，不，是對繆斯女神——仍然充滿了期待。他在史詩最後的第十章第一五五、一五六節寫道：

為您効忠我生就孔武的膂力，
為您歌唱我稟賦繆斯的才氣，
我所缺乏的僅僅是您的賞識，
美德與才智理應受您的表彰。
假如上天能賜給我您的器重，
假使您立志開創非凡的偉業，
正像我心靈中所預感的一樣，
我已洞察到您那種天賦才幹。
(……………)

我可敬而快樂的繆斯女神啊，
將讓整個世界把您稱頌贊美，
推崇您為當代亞歷山大大帝，
再不必仰慕幸運的阿喀琉斯。

卡蒙斯的晚年依靠他的華人朋友行乞度日，死後由社會慈善機構收屍安葬！

四

卡蒙斯寫了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之外，也寫了頌歌、輓歌、牧歌、十四行詩，其愛情詩寫得尤其出色！

在大型詩集《世界五千年名詩一萬首》中，編入了卡蒙斯的七首愛情詩。如蕭佳平譯的〈我用一支彈弓〉——

我用一支彈弓，
彈出我的目光，
射向一扇小窗。
一位迷人的女郎，
目光放在手上，
用力向我投來，
擊中了我的心房。
我又拉開彈弓，
放上我的目光
“喀嚓”一聲響，
打開了她的小窗。

卡蒙斯曾為他深愛的一位宮女的逝去寫了一首十四行詩：

一瞥溫柔而憐憫的目光，
無所顧盼，一絲溫柔而端莊的微笑，
稍欠自然，一副甜蜜而恭順的姿容，
掩飾着歡樂的感情。

嫻靜而自尊，
大方而恭謙，
純真的溫情標誌着，
心靈的貞潔與良善。

大膽中含着羞怯、柔媚，
不安並非由於失檢、矜持，
長久的忍受，心甘情願。
這是天賦與你的美貌，
我的西爾瑟，一劑神奇的毒液，
改變了我的心緒。

另一首十四行詩：

愛情是不見火焰的烈火，
愛情是不覺疼痛的創傷，

愛情是充滿煩惱的喜悅，
愛情的痛苦，雖無疼痛卻能使人昏厥。

愛情是除了愛別無所愛，
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
愛情的歡樂沒有止境，
不存在犧牲自我後才能獲得。

為愛情就要甘心俯首聽命，
愛情能使勇士俯身下拜，
愛情對負心者也以誠相待。

愛情既然是矛盾重重，
在人們的心中
又怎能產生愛慕之情？

在卡蒙斯於湄公河遇溺丟失旅囊時，他檢回了史詩詩稿，但他的中國女友蒂娜曼妮不幸遭溺喪命。他悲痛至極，寫下了這一段詩行：

我的心靈啊！你快快不樂地
這麼早就離開了人世，
永遠安息在天堂，
留下我在世間孤雁哀鳴。
倘若你在天上，
能夠回憶起那火一般摯熱的愛啊，
我眼中飽含着的一片癡情。

五

我在1999年6月29日寫了百行長詩〈致路易·德·卡蒙斯〉的初稿。

有關這點，我在1999年7月3-5日寫了〈詩旅斷想〉（又名〈與卡琳嘉女士談詩〉）。其中有一節是這樣寫的：

我舉〈致路易斯·德·卡蒙斯〉一詩為例。去年4月，我在葡萄牙的最西端羅卡岬遊玩，看到那塊碑石上刻上了大詩人卡蒙斯的詩句：“陸地至此終盡，大海從此開端。”我直覺地歡呼起來：這應該寫一首詩啊，甚至是一部“史詩”！這也可以寫首艾青體的〈大西洋〉啊！我一下決心就在電腦上打下了“羅卡岬”的詩題、副題和說明，但祇寫了一節就寫不下去了。想寫瓦·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開拓的一代海洋殖民時代的史詩。單憑野心和雄心是不行的。寫好這首詩的條件有三：一是作者的生活閱歷深厚，二是作者的學問知識淵博，三是作者的詩藝高超、詩思敏銳、想象力豐富。而我原是連卡蒙斯的名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全文仍未讀到，對伊比利亞半島的海洋殖民生活瞭解不詳感受不深，在感性和智性的條件方面仍很貧弱。一年來，我找遍有關卡蒙斯的詩文、有關葡萄牙歷史和文學史的書籍來讀，又再到澳門市政博物館、白鴿巢公園採訪卡蒙斯的事跡、細察卡蒙斯的塑像後，才陸續將之寫成一首近百行的詩篇。

我未看到卡蒙斯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全文，於心不安！卡琳嘉女士特地買了一本英文本《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送給我。九千行的英文詩集啊，卻被水淋濕粘成一團揭不開，令我無法卒讀它。直到今年3月，高戈兄送給我一本最新最全的張維民的譯本，我急忙斷斷續續粗讀了一遍。我尚未梳理清楚全詩集的結構脈絡，更談不上研究它那語言藝術的精采和思想的深邃。我需要再看幾遍，細讀、精讀它！目前，我無法將我的詩稿改寫繕正，然而慶幸的是，我寫的詩中提及的卡蒙斯尚未見有明顯的謬誤。

【註】

- (1) 每數公里的公路旁，矗立着一塊黑色鐵板剪裁成的公牛，它啞默無語地站着。
- (2) 1998年我參加於 Murcia 舉行的第五屆西班牙語系的世界詩人大會（V Fiesta Internacional de la Poesia "Ardentisima" '98）。大會每天的第四節節目，於夜間12時開始。黑夜仍有“太陽”，這是伊比利亞半島西、葡兩國人民的生活習慣。
- (3) 名畫家戈雅有名畫〈穿衣的馬哈〉、〈裸體的馬哈〉等。
- (4) 加西亞·洛爾卡名詩〈夢遊謠〉的詩句。是次詩會進行時，傳來墨西哥詩人帕斯的死訊。
- (5) 詩人 J. M. Alvarez 蓄了大鬍子。Ardentisima 西班牙語的含意是：熱火燃燒、詩情激昂。
- (6) 中國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其名著《鹿鼎記》的主角為韋小寶。韋氏生性機靈，擅長於隨機應變，略懂武功，為人多情而且亂情。
- (7) 杜爾西內亞小姐為唐·吉訶德的夢幻情人。桑丘·潘沙為唐·吉訶德的忠僕。
- (8) 發現紀念碑（Padrão dos Descobrimentos）。
- (9) 卡蒙斯，於澳門的白鴿巢示意圖上的譯名為賈梅士。盧濟塔尼亞即為葡萄牙民族。
- (10) 依史詩記述：奧林匹神山上的袞袞諸神分為兩個陣營，爭奪在印度洋上航行的三隻小船。愛神和戰神喻為葡萄牙人的博愛和善戰，海神內普杜若因失去海洋的權力而嫉妒、失敗，酒神和東方之神要保衛其在東方的權力而阻止葡萄牙人的征戰。天廷因諸神的爭吵而震動，丘必特終於站在愛神一方，葡人的海洋之戰最後獲得勝利。
- (11) 經1492年4月哥倫布發現安德列斯群島後，西、葡兩國簽訂了托爾得西拉斯條約，規定了從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處劃一豎線，把地球分為兩個半球，各歸西、葡擁有。
- (12) 此節借引自羅佩·德·維加的詩句。見 J. H. 薩拉依瓦著《葡萄牙史》。
- (13) 引用被卡蒙斯贊揚的彼德拉爾卡的一首十四行詩的詩句。《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長9000多行，於1572年發表。國王連續三年頒給他年金，每年一萬五千元，但不足維持他的生活。他於1580年逝世，其屍體由葡國慈善機構收葬。
- (14) 見錢其琛：《外交十記》，頁315。
- (15) 見張維民在《世界五千年名詩一萬首》中的譯文，後張改譯為：繆斯不再吟咏往日的一切。／要把更加絢麗的詩篇傳誦。
- (16) 此句由卡桑中譯。原詩見第三章二十節。“陸地終於斯，海洋始於斯／福波斯從這裡沉入大西洋”。

（2004年6月2日夜深）